



## 第八十一回

占旺相四美釣游魚

奉嚴詞兩番入家塾

且說迎春歸去之後，那夫人像沒有這事，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，卻甚是傷感。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，只見寶玉走來請安。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邊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寶玉纔挨上炕來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下。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『你又爲甚麼這樣呆呆的？』寶玉道：『並不爲什麼；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，我實在替他受不得。雖不敢告訴老太太，卻這兩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，那裏受得這樣的委屈？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，向來不會和人拌嘴；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，竟一點兒不知道女兒的苦處！』說着，幾乎滴下淚來。王夫人道：『這也是

沒法子的事！俗語說的：「嫁出去的女孩兒，潑出去的水。」叫我能怎麼樣呢？」  
寶玉道：「我昨兒夜裏倒想了一個主意。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來，還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，一塊兒頑，省得受孫家那混帳行子的氣。等他來接，咱們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們留一百回。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。——這樣豈不好呢？」王夫人聽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說道：「你又發了獸氣了！混說的是什麼？大凡做了女孩兒，終久是要出門去的。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裏顧得？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；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。你難道沒聽見人說：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？」那裏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？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，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氣；新來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扭別的。過幾年，大家摸着脾氣兒，生兒育女以後，那就好了。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。我知道了，是不依的。你快些幹你的去罷，不要在這裏混說。」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。坐了一回，無精打彩的出來了。逼着一肚子悶

氣，無處可洩，走到園中，一逕往瀟湘館來。剛進了門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黛玉正在梳洗纔畢，見寶玉這個光景，倒嚇了一跳，問：『是怎麼了？合誰嘔了氣了？』連問幾聲，寶玉低着頭，伏在桌子上，嗚嗚咽咽，哭的說不出話來。黛玉便在椅子上，怔怔的瞅着他；一會子問道：『到底是別人合你嘔了氣了？還是我得罪了你呢？』寶玉搖手道：『都不是！都不是！』黛玉道：『那麼，爲着什麼，這等傷起心來？』寶玉道：『我只想着：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沒有趣兒！』黛玉聽了這話，更覺驚訝道：『這是什麼話？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？』寶玉道：『也並不是我發瘋。我告訴你，你也不能不傷心。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，和那些話，你也都聽見看見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，爲什麼要嫁？嫁出去，受人家這般苦楚！還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，大家吟詩做東道，那時候何等熱鬧！如今寶姐姐家去了，連香菱也不能過來，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！幾個知心知意的人，都不在一處，弄得這樣光景！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，接二姐姐回來；誰知太太不依，倒說

我獸，混說，我又不敢言語。這不多幾時；你瞧瞧，園中光景，已經大變了！若再遲幾年，又不知怎麼樣了！故此，越想不由人不心裏難受起來！」黛玉聽了這番言語，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發；歎了口氣，便向裏輪下去了。紫鵲剛拿進茶來，見他兩個這樣，正在納悶，只見襲人來了。進來看見寶玉，便笑道：「二爺在這裏呢麼？老太太那裏叫呢。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裏。」黛玉聽見是襲人，便欠身起來讓坐。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。寶玉看見道：「妹妹，我剛纔說的，不過是些獸話，你也不用傷心。你要想我的話時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，你歇歇兒罷。老太太那邊叫我，我看看去就來。」說着，往外走了。襲人問黛玉道：「你兩個人又爲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爲二姐姐傷心，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，並不爲什麼。」襲人也不言語，忙跟了寶玉出來，各自散了。

寶玉來到賈母那邊，賈母已經歇晌午，只得回到怡紅院。到了午後，寶玉睡中了覺起來，甚覺無聊，隨手拿了一本書看。襲人見他看書，忙去泡茶伺候。誰知寶

玉拿的那本書卻是古樂府。隨手翻來，正看見曹孟德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」一首，不覺刺心。因放下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時，卻是晉文。翻了幾頁，忽然把書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痴痴的坐着。襲人倒了茶來，見他這般光景，便道：「你爲什麼又不看了？」寶玉也不答言，接過茶，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來，也只管站在旁邊，默默的的看着他。忽見寶玉站起來，嘴裏咕咕囁囁的說道：「好一個『放浪形骸之外！』」襲人聽見，又好笑，又不敢問他，只得勸道：「你若不愛看這些書，不如還到園裏逛逛，也省得悶出毛病來。」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，只管出着神，往外走了。

一時，走到沁芳亭，但見蕭疎景象，人去房空；又來至蘅蕪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門窗掩閉。轉過藕香榭來，遠遠的只見幾個人，在蓼汀一帶闌干上靠着；有幾個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。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看他遊上來不遊上來。」好似李紋的語音。一個笑道：「好！下去了！我知道他不上來的。」

。」這個卻是探春的聲音。一個又道：「是了！姐姐你別動，只管等着。他橫豎上來。」一個又說：「上來了！」這兩個卻是李綺，邢岫煙的聲兒。寶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塊小礮頭兒，往那水裏一撩。咕咚一聲，四個人都嚇了一跳，驚訝道：「這是誰這麼促狹，嚇我們一跳！」寶玉笑着從山子後頭直跳出來笑道：「你們好樂呵！怎麼不叫我一聲兒！」探春道：「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，必是二哥哥。這樣淘氣，沒什麼說的，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！剛纔一個魚上來，剛剛兒的要釣着，叫你嚇跑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在這裏頑，竟不找我；我還要罰你們呢。」大家笑了一回，寶玉道：「咱們大家今兒釣魚，占占誰的運氣好。看誰釣得着，便是他今年運氣好；釣不着的，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。咱們誰先釣？」探春便讓李紋。李紋不肯，探春笑道：「這樣就是我先釣。」回頭向寶玉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再趕走了我的魚，我可不依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頭裏原是我嚇你們頑的，這會子你只管釣罷。」探春把絲繩拋下，沒十來句話的工夫，就有一個楊葉窠兒，吞着鉤子，把漂兒墜下

去。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卻是活迸的。侍書在滿地上亂抓，兩手捧着攔在小磁缸內，清水養着。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，李紋也把釣竿垂下。但覺絲兒一動，忙挑起來，卻是個空鈎子。又垂下去半晌，鈎絲一動，又挑起來，還是空鈎子。李紋把那鈎子拿上來一瞧，原來往裏鈎了。李紋笑道：『怪不得鈎不着！』忙叫素雲把鈎子敲好了，換上新蟲子，上邊貼好了葦片兒。垂下去一會兒，見葦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來，倒是個二寸長的鯽爪兒。李紋笑着道：『寶哥哥釣罷。』寶玉道：『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釣了我再釣。』岫煙卻不答言，只見李綺道：『寶哥哥先釣罷。』說着，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。探春道：『不必儘着讓了。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，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。』李綺笑着遂接了竿兒，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。然後岫煙也釣着了一個，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，探春纔遞與寶玉。寶玉道：『我是要做姜太公的。』便走下石磯，坐在池邊釣起來。豈知那水裏的魚看見人影，都躲到別處去了。寶玉垂着釣竿兒等了半天，那釣絲兒動也不動。剛有一個魚兒在

水邊吐沫，寶玉把竿子一擡，又嚇走了，急的寶玉道：『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，他偏性兒慢，這可怎麼樣呢！好魚兒！快來罷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！』說得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見釣絲微微一動，寶玉喜得滿懷，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釣竿往石頭上一碰，折作兩段；絲也振斷了，鉤子也不知往那裏去了，衆人越發笑起來。探春道：『再沒見像你這樣莽人。』正說着，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：『二爺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』五個人都嚇了一跳。探春便問麝月道：『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？』麝月道：『我也不知道，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，叫寶玉來問；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。』嚇得寶玉發了一回獸，說道：『不知又是那個丫頭遭了瘟了！』探春道：『不知什麼事，二哥哥，你快去。有什麼信兒，先叫麝月來告訴咱們一聲兒。』說着，便同李紋，李綺，岫煙走了。

寶玉走到賈母房中，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。寶玉看見無事，纔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賈母見他進來，便問道：『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，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

和個癩道士治好了的。那會子病裏，你覺得是怎麼樣？』寶玉想了一回道：『我記得病的時候兒，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，疼的眼睛前頭漆黑，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，拿刀舉棒的惡鬼。躺在炕上，覺着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似的。以後便疼的任什麼知道了。到好的時候，又記得堂屋裏一片金光，直照到我房裏來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，便不見了；我的頭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』賈母告訴王夫人道：『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。』說着，鳳姐也進來了。見了賈母，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，說道：『老祖宗要問我什麼？』賈母道：『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還記得怎麼樣？』鳳姐兒笑道：『我也全不記得。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些鬼怪，拉拉扯扯，要我殺人纔好。有什麼拿什麼，見什麼殺什麼，自己原覺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』賈母道：『好的時候還記得麼？』鳳姐道：『好的時候，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似的；卻不記得說什麼來着。』賈母道：『這麼看起來，竟是他了。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，合纔說的一樣。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

！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！倒是這個和尚道人，阿彌陀佛，纔是救寶玉性命的；只是沒有報答他！」鳳姐道：「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病來呢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問你太太去，我懶得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剛纔老爺進來，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帳東西，邪魔怪道的。如今鬧破了，被錦衣府拿住，送入刑部監，要問死罪的了。前幾天被人告發了。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。有一所房子，賣與斜對過當鋪裏。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，潘三保還要加，當鋪裏那裏還肯，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。因他常到當鋪子裏去，那當鋪裏人的內眷，都與他好的，他就使了個法兒，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亂起來。他又去說，這個病他能治。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，果然見效。他又向人家的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。豈知老佛爺有眼，應該敗露了。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個絹包兒，當鋪裏人檢起來一看，裏頭有許多紙人，還有四九子很香的藥。正詫異着呢，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。這裏的人，就把他拿住。身邊一搜，搜出一個匣子，裏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服，光着身子的兩個

魔王。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鍼。立時送到錦衣府去，問出許多官員家，大戶太太，姑娘們的隱情事來；所以知會了營裏，把他家中一抄。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幾匣子悶香。炕背後空房子裏，掛着一盞七星燈。燈下幾個草人，有頭上戴着腦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釘子的，有項下拴着鎖子的。櫃子裏無數紙人兒。底下幾篇小帳，上面記着某家驗過，應找銀若干。得人家油錢香分，也不計其數。』鳳姐道：『嚕們的病，一準是他。我記得嚕們病後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次，要向趙姨娘討銀子，見了我，便臉上變貌變色，兩眼驚鷄似的。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，總不知什麼原故。如今說起來，卻原來都是有因的！但只我在這裏當家，自然惹人怨恨，怪不得人治我；寶玉可合人有什麼響呢？忍得下這樣毒手！』賈母道：『焉知不因我疼寶玉，不疼環兒，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？』王夫人道：『這老貨已經問了罪，決不好叫他來對證，沒有對證，趙姨娘那裏肯認帳？事情又大，鬧出來，外面也不雅。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！』賈母道：『你這話說的也是。這樣事，沒有』

對證，也難作準。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，他們姐兒兩個，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？罷了，過去的事，鳳哥兒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這裏吃過晚飯去罷。」遂叫鴛鴦，琥珀等傳飯。鳳姐趕忙的笑道：「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？」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，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，「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」正說着，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，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，自己去找一找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去罷。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。」

王夫人答應着，便留下鳳姐兒伺候，自己退了出來。回至房中，合賈政說了些閒話，把東西找了出來。賈政便問道：「迎兒已經回去了？他在孫家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迎丫頭一肚子眼淚，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呢。」因把迎春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賈政歎道：「我原知不是對頭！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，教我也沒法！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！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還是新媳婦；只指望他以後好了便好了。」

說着，嗤的一笑。賈政道：『笑什麼？』王人夫道：『我笑寶玉今兒早起，特特的到這屋裏來，說的都是些孩子話。』賈政道：『他說什麼？』王夫人把寶玉言語，笑述了一遍，賈政也就忍不住的笑。因又說道：『你提寶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來。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裏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兒不濟事，還是別人家的人；生兒若不濟，關係非淺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，學問人品，都是極好的，也是南邊人。但我想南邊先生，性情最是和平。咱們家裏的孩子，個個踢天弄井，鬼聰明倒是有，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，膽子又大；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，一日哄哥兒是的，沒的白耽誤了。所以老爺子不肯請外頭先生，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，再有點學問的，請來掌家塾。如今儒太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，但還彈壓得住這些小孩子們，不至以顛預了事。我想寶玉閒着總不好，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。』王夫人道：『老爺說的很是。自從老爺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擱了好幾年。如今且在家學裏溫習溫習，也是好的。』賈政點頭。又說些閒話不題。

且說寶玉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早有小廝們傳話進來，說：『老爺叫二爺說話。』寶玉忙整理了衣服，來至賈政書房中，請了安，站着。賈政道：『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？雖有幾篇文字，也算不得什麼。我看你近來的光景，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；況且每每的見你推病，不肯念書。如今可好了？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裏和姊妹們頑頑笑笑；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，把自己正經事，總丟在腦袋後頭。就是做得幾句詩詞，也並不怎麼樣，有什麼稀罕處？比如應試選舉，到底以文章為主。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。我可囑咐你：自今日起，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，單要習學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；若毫無長進，你也不用念書了，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。』遂叫李貴來，說：『明兒一早，傳焙茗跟了寶玉去。收拾應念的書籍，一齊拿過來我看看，親自送到家塾裏去。』喝命寶玉：『去罷。明日起早來見我。』寶玉聽了，半日竟無一言可答。因回到怡紅院來。襲人正在着急聽信，見說取書，倒也歡喜。獨有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，欲叫攔阻。賈母得信，便命人叫過寶玉

來，告訴他說：『只管放心先去，別叫你老子生氣。有什麼難爲你，有我呢。』寶玉沒法，只得回來，囑咐了丫頭們：『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塾裏去呢。』襲人等答應了，同麝月兩個，倒替着醒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襲人便叫起寶玉來。梳洗了，換了衣服，打發小丫頭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，拿着書籍等物。襲人又催了兩遍，寶玉只得出來，過賈政書房中來，先打聽老爺過來沒有。書房中小廝答應：『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，裏邊說梳洗呢，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』寶玉聽了，心裏稍稍安頓，連忙到賈政這邊來。恰好賈政着人來叫，寶玉便跟着進去。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，帶了寶玉，上了車，焙茗拿着書籍，一直到家塾中來。早有人先搶一步，回代儒說：『老爺來了。』代儒站起身來，賈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請安。拉着手問了好，又問：『老太太近日安麼？』寶玉過來也請了安。賈政站着，請代儒坐了，然後坐下。賈政道：『我今日自己送他來，因要求託一番。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，到底也要學個成人的畢業』

，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，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。雖懂得幾句詩詞，也是胡謔亂道的。就是好了，也不過是風雲月露，與一生的正事，毫無關涉。』

代儒道：『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，靈性也還去得，爲什麼不念書，只是心野貪頑？

詩詞一道，不是學不得的；只要發達了以後，再學也不遲呢。』賈政道：『正是如此。自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，作文章。倘或不聽教訓，還求太爺認真教管他，纔不至有名無實的，白就誤了他的一世。』說畢，站起身來，又作了一個揖，然後說了些閒話，纔辭了出來。代儒送至門首，說：『老太太前，替我問好請安罷。』賈政答應着，自己上車去了。代儒回身進來，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桌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，薄薄兒的一篇文章，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裏藏着。代儒道：『寶玉；我聽見說，你前兒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』寶玉站起來道：『大好了。』代儒道：『如今論起來，你也該用功了。你父親望你成人，懇切的很。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，打頭的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書，飯後寫字，晌午講書，念幾